虔敬的姑娘

俄·屠格涅夫著　浮塵譯

中心書店印行

RW7757/03

虔敬的姑娘

虔敬的姑娘

原著 屠格涅夫
譯述 浮塵
發行 中心書店
經售 科學書店
立體出版社
文獻出版社
集美書店
代售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實售國幣拾伍元正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出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llegible]

的[illegible]

一陽天平二[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瑪麗亞·德密屈梨夫娜是一位美而慈的人。他長美貌，樣有見識，並且當他高興的時候，他是極親切和可愛。瑪麗亞·德密屈梨夫娜的最大的名字叫做瑪斯納夫，在她還是孩童的時候，她就失去了她的雙親。她在莫斯科的學院裏過了幾年，隨後她就和她的哥哥和姑母一同住在聖彼得堡，這是離○鐘十五俄里的一座村莊。不久以後，他的哥哥因公事命到聖彼得堡去，而帶到他後來死結束了他的一生的事業，他一直非僅是她的留養他的妹妹和姑母。瑪麗亞·德密屈梨夫娜就隨了哥哥到聖彼得堡的時候，但她不久住在那裏。在她和克烈丁結婚的第二年，他只在幾天之後就接得了她的愛情，哥哥就去斯庫茲瓦換了別一所的產地——一所內質價值極高的外形系很引動人的，并還遊殿並一所住宅的產地。同時克烈丁在○鐘也購置了一所房屋，他和他的愛妻就永遠安在那裏，并有一個大花園叫瑪爾，在國的一方是鄰近的鎮外的田野去。「所以」克烈丁他說不出一個欣賞田園遊戲的人時常說，「沒有理由，爲什麼我們要把自己拖到了城下去。」瑪麗亞·德密屈梨夫娜卻常暗暗地追念那美麗的平利羅夫斯庫，那裏有歡樂的流水，那裏有繁榮的草地，那裏有青翠的森林，但她一切事從不反對她的丈夫，她對他的見解，對他的世上的閱歷，像對莫大的敬心。當他死了，十五年結婚生涯後，身後留給他一個兒子，二個女兒時，瑪麗亞·德密屈梨夫娜也已過盡過個，她的住家，和城市的生活，所以她也不願另遷她的居住的所在了。

在瑪麗亞·德密屈梨夫娜年輕時，她曾享有過一個極秀的美人的聲譽，就在她五十歲的年紀，她的容貌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使當動搖動人，除然她們已消失了些他們的機靈和嘲諷。她是天生能感覺受，個也並不真是最好的心腸，就在她半老的年歲，她仍保留有些孤寂女郎所特有的風韻。她總察她自己的性格，她很寧易失了性子，她竟會突出淚來，例如她的日常的行動一受到了意外的阻問。在另一方面，她是恭謹而誠懇可親，當她一切的師堅鄭重，她做什麼事都沒人來作對，她的家是一個最歡快的人家；她有很好的收入，一次學是從她死了的丈夫所留的遺產所來的，其餘是從她自己的產業所生出來的。她的二個女兒同她一起居住，她的兒子在塞彼得堡最有名的一個皇家的學院裏讀書。

那年老的太太和瑪麗亞·德密屈列夫娜同坐近窗口的桌，她父親的姊妹，就是那個姑母，她年前曾在普科羅夫斯廣同度過幾年多親密的年歲的。她的名字叫做瑪爾薇·倫馬數夫娜那斯都夫。她被人目為一個奇怪的人，為的是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女子，她的本來性質情向每一個人去告白，她雖則產業極少，在社交上的行動，却好像是擁有厚資的那樣一樣。她永不作出她那去世的哀烈丁，因此一特她的姪女和他結了婚，她就遷住到她自己寒酸的小窩巢上去了。在那裏，她有整整十年的時光消度在一間農家的簡陋的草舍裏。瑪麗亞·德密屈列夫娜却是有些相似，小小的身材，黑的四髮，尖形的鼻子，一雙眼睛，雖在老年，也仍發利；瑪爾薇·倫馬數夫娜走路很快地，把身體挺直，話說得快，但很清楚，而且是用了一種稍帶高尖的聲調。她時常戴頂白便帽，白的珂夫拓（Kofta）時常穿鐵衣服附一條帶。

[illegible]「什麼事情？」她迷惑地問。「你嘴裏什麼鬼？」

「沒什麼，」瑪麗亞·德密特羅夫娜[illegible]「老鼠可愛的傢伙呀！」[illegible]

[illegible]「為什麼[illegible]，我想是，」[illegible]「[illegible]一樣，[illegible]不像一樣，[illegible]

[illegible]「為什麼[illegible]的[illegible]斯基[illegible]？」她問道。[illegible]

[illegible]地的[illegible]。「他們和他一呼吸，或者他會說話，聊的話就說的什麼，」[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太太。」

「[illegible]，」[illegible]年老的婦人長長地應答。[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瑪麗亞·德密特羅夫娜繼續說，「他對我的丈夫是怎樣的殷切呀！[illegible]他從不一個起他而不說

[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想到他是他的表兄，手挽挽他的，他[illegible]，[illegible]，對在她手指下比

[illegible]地[illegible]的[illegible]。「他長似這麼的學識，這麼隔了[illegible]，[illegible]起，「他的頭髮差不多花白了，但從要不到四，

[illegible]，他不是[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的，他是[illegible]的兒子。」（《[illegible]》）

[illegible]「那一個人沒有過錯嗎？[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教育，我家鄉

工——他不會[illegible]——直我[illegible]在你老人家面前說我相信他是非常可人喜的。

「嗯，是的，剛才你的好樣子樣地，博到他不會輸出圖謀，而不是什麼大過錯。我[illegible]淘圖話自己也說不很清的。倘如他有堂國的法律不會說死會是更好，那像我不會那麼[illegible]他是自然會來了不出不[illegible]到刻鐘。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一個高大的人走進了房來，穿着件很好的衣裳，似乎繡短的褲子，並了付厚而灰色的手套，圍着一條領帶，黑的在外面，白的在裏面，他身上的征戰東西，從他的勻稱的臉面細心平梳到鬢邊的髮髮，到他的後有後跟不會作吱吱響的靴子，都示露出整飭儀態，他先對屋子的女主人鞠了個躬，于是，瑪爾麥·鈴馬費夫鄉也鞠了一躬，然後，慢慢地脫去了他的手套，他走近瑪爾亞，他密屈梨夫鄉恭恭敬敬地吻她的手，一次再次，這以後他安閒舒徐地退坐到一把安樂椅裏，而一面他笑容可掬地搓了搓他的手的尖指，他問——

「伊梨莎白·密克薛洛夫鄉可很好？」

「很好，」瑪爾亞，維密屈梨夫鄉回答，「她在花園裏。」

「還有愛型娜·密克薛洛夫鄉呢？」

「萊諾許卡也在花園裏，你有什麼消息沒有？」

「確實有的！」來者答說，漸漸瞧見他的一雙眼，而露出他的嘴唇，「唔！這裏是一樁消息，倘你願聽來罷，簡直是一樁驚人的消息呢，斐杜·伊凡諾夫斯，萊德爾麥斯到了。」

「斐狄亞！」瑪爾麥·鈴馬費夫鄉大聲叫起來，「你又在胡謅了，你是不是？」

「並不胡謅，我親眼看見了他的。」

「那不能證明什麼。」

『他是感發的傻頭了，』蓋特呂德夫斯基繼說，看他似乎不會說得四分鐘，到馬費夫斯基說：『他扁的也扁了，頭髮是分外的紅。』

『他越發的傻頭了，』瑪麗亞·德密特梨夫斯慢慢地重說，『人家會以為他怎麼也不會遇到什麼而可以發他發頭起來的事。』

『那確是眞的，』蓋特呂德夫斯基說，『娶了別個人，與在他那種地位，會要想一想而再來因爲世事呢。』

『呀，我倒想曉得，』瑪麗發·馬費夫斯突然插說，『你們在胡說些什麼？一個人同到他家去來，那你們要他安身到什麼所在去？』

『一個丈夫常是要受人責備的，太太倘如你所說，當他的妻子不守正道的時候，』

『你單那樣說，已經許多（第一），因爲你從下會結過婚，』

蓋特呂德夫斯基的第一個答是苦苦一笑，一個短短的時候他可一聲不響，但他立即又開口了，『可不可以答我這樣好問，來問一問你這美麗的頭飾是買了誰做的？』

瑪麗發·馬費夫斯迅速地抬起頭看他。

『爲了誰做的嗎？』她說，『爲了一個人，他從不說人的話，他從不去陰謀，他從不去造假證據的人做的——倘如眞的，這世一個人能夠在世界上找得到的話，我深信得要狐疑的爲人；唯一的事他諸受人責備的是他自

己能懂了他的妻子，當然是他柔媚的聲音，她從那樣的神情是從不曾有好結果的。」那年老的太太緩緩說，向着瑪麗亞·德密屈斯夫那裡投了一回，于是立起了身來，她緩緩說道，「但你，現在隨你去看什麼人，聽到我也好，我定不再來妨害你。」說了這些話她去了。

「她老是像那樣的，」瑪麗亞·德密屈斯夫諦說，眼睛望着她的姑母——「老是」

「在她那樣的年紀一個人又有什麼可以巴望的呢？」戴維斯·戴維斯夫斯基答說，「現在只要看看！她是喜歡來說，「他不去看看罷的，但在現在的時代又那一個不是隨便的，這是這個時代的風氣，我的一個朋友——一個最可敬的人，一個我也還許可以說，品德並不低下的人——時常說，「現在，那樣的地，倘如一個要點要去得一粒發，她得跪着地先吻過地，然如地守着這一個剛剛步上前的機會，」但我對你還望着，親愛的夫人，我在你身上看出了個真真天使的品性，可不可以許我親一親你那白的玉手，」

瑪麗亞·德密屈斯夫斯基樣樣一笑，伸出她那柔媚的手給斯特阿爾夫斯基把，分指頭便推地分開開甘給的指頭，于是在他舉起了她的手到他的唇邊之後，她把椅子更向他拖近些，並向他彎前身來低聲地問——

「你真看見了他的身體很壞，精神也壞，」

「常與發，」斯特阿爾夫斯基低語答她。

「那他妻子現在在什麼地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不久以前她在已經從他的[illegible]，他的現在在[illegible]利。」

「當真這樣大[illegible]——要我想的地位我能不[illegible]自他怎能設法挽回得下和他九自然也有他的不幸，但他的事情人可以說是已經了全[illegible]的道了。」

「[illegible]新決[illegible]樂[illegible]」

「真這樣，真這樣，他們[illegible]婚的[illegible]曾家提琴家女朋友，[illegible]他們在那裏的說法和[illegible]手還有別的[illegible]交朋友，他已完完全全的[illegible]的見地。——」

「這是很」但是心的[illegible]·德密[illegible]夫[illegible]「尤其[illegible]」[illegible]你可也[illegible]得合[illegible]·[illegible]許他是我的[illegible]的[illegible]弟吧。」

「自然[illegible]得，自然[illegible]得[illegible]的無論[illegible]的事的。」

「他會來看我們嗎你以為怎樣」

「那或許會來的但是[illegible]我和人說他[illegible]到他[illegible]的別莊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illegible]

「啊會我所·[illegible]·[illegible]我是怎樣[illegible]常思到我們女人的品行是怎樣非[illegible]還不可的嗎」

「世界各種各樣的女人，瑪麗亞·德密屈裕夫娜，不幸是有幾種，她們之——不安穩的性情，而且在人生有某一個時期——當她們在年輕的時候不曾把好的機會教導她們。」

「說到這裏，會瑪斯·配屈裕維奇打衣袋裏摸出一塊藍色的手帕，是棋盤紋的形式，而開始把牠展放開來。

「這樣的婦人實在有的。」

說到這裏，會瑪斯·配屈裕維奇用了手帕的一角按次遍到他每一個眼上去。

「但是大概說來，像如一個人去細細推想——那就是說——衛上的灰沙是有些怪奇的。」他這樣說了結束。

「婚姻，婚姻，一個十一歲的美麗的小姑娘大聲的叫喊，她一邊跑進了房來，一邊拉狄密爾·尼古拉維奇的手。

「馬來了。」

「瑪麗亞·德密屈裕夫娜從椅子上立起身來，會瑪斯·配屈裕維奇也站起，上身低下的。

「是的，愛麗娜·密哀海裕夫娜的敬愛，」他說，于是小心謹慎地退到一個屋角去，而從事于擦他長直的鼻孔。

「怎樣一隻可愛的馬，他有！」小姑娘繼續著說，「他剛才是在在園的門口，他對我和愛麗娜會每日前門來。」

馬蹄得得的響音聽得了，一個東踉西蹌的風流少年，跨在二匹美麗的棕色馬上，直奇上屋子來，在閃着的電前勒停了。

（註一）巴哥斯安是交趾的意思。

三

「晚安，瑪麗亞·德密尼斯夫鄉！」騎馬的人洪亮而敦人愉快的聲音大聲說着，「你可歡不歡喜我新買的馬？」

瑪麗亞·德密尼斯夫鄉走近窗來。

「晚安，蒙特瑪爾！客棧二匹美美的馬呀！你從什麼人那裏買來的？」

「從我們的馬官那地方，他教我出了大價錢！」

「牠叫什麼名字？」

「隨榜社，不過那是個賤名字，我要換個別的名字。唉好，唉好，我的孩子！（Ah! Hey! ah! Ah! Ah! Ah!）這是好一個不安定的東西！」

那馬嘶叫了，向空中抓手，揚鄉從鼻裏注出來的水沫。

「來吧，來吧，來吧，下來吧！」

[illegible]

[illegible]

情形，[illegible]地坦陸，[illegible]了馬背，拋馬鞭，[illegible]在馬的頸上，[illegible]那馬，雖則牠的頸，[illegible]到牠前，「請當心，請當心呀！」

（[illegible]）瑪麗亞·德密屈爾夫斯連聲地喊。

「[illegible]，[illegible]，來吧，來吧，請吧！」騎馬的人踏着芝麻，「我不讓牠自己倒塌。」

來吧，請吧！第二次伸出手來，[illegible]小地[illegible]那麼勞社會[illegible]的傳[illegible]馬咬着馬骨鐵，而不住[illegible]頻頻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斯大聲叫喊，「但現在快下了馬而進來吧。」

「[illegible]」那騎馬的人被該地勸聽了馬來，用到馬輪，那馬的二等，「隨手就順下了馬道，轉到能個裏來，不一刻，他已跨過大鐵，走進了奇格皇，在客中擲卸着他的馬鞭子。

同時，在另一個門道的門口，閃現出一個苗條的，嫵媚的，深黑的頭髮的十九歲的女郎——瑪麗亞·德密屈爾夫斯的大女兒[illegible]沙。

四

[illegible]

[illegible]的老[illegible]的青年人，是叫做[illegible]拉的[illegible]·尼古拉[illegible]·[illegible]納，他在[illegible]的內[illegible]裏

佔了個位置——一個專注手特殊專長的人——他到○城來爲了某種當時任務的任務，並受安置在參謀部的軍管管之下，和他他是有些隱秘的。

潘希納的父親，一位選舉的馬軍官，他在婚姻中並沒很有幸福的，是一個而沒有頭腦，腦腦沒有神經的李維的人。他的一生，浪跡于幾貴的人生間，是常奔走于二處京都，英國風的里斯都，非常人物爲一個有才幹的人，一個愉快的伴侶，無論他並不是個熱心的人，可是他是個有才幹，但他是個不多時常幾遇到破產的地步，而終究其留下一些小小的遺產給他唯一的兒子，並而，于那麼多的數，終算留他自己的例，是費了一番莫大的苦心的。

這年輕的貴族狄密爾·尼古拉維奇·尼古拉維奇說流利的法語，很好的英語，和拙劣的德語，那倫德是這樣，無論何好歡迎成的人自然是沒有這麼正的德語不過時時溜出一二句德語，見其是講到此處的這村——那只者可的，像後得德的巴黎的所說的，「那才幾很合時宜呢」（Cest ce que il faut）并且那麼說的，尼古拉維許在十五歲的時候，他已懂得怎樣無論是推什麼會客室而不倉惶，怎樣在那裏出出沒深，漸漸怎樣他會給在適當的時候告辭。

那老潘希納會給他兒子結了參方有用的聯絡；當在二次得勝的局面給他的時時，者在幸運的碰杯之後，他總不失機會給他的兒子對幾個也要以可拥決勝負的賭博的大，駭說對句奉者的話，他自己一方面賢拉

狄德爾·尼古拉斯當他在大學的時候，那大學他是得了奬材生的位置而畢了的。他受着了幾個門第高貴的年輕朋友而借此得出入於豪富之門。他隨處受人熱烈的歡迎，因爲他容貌俊好，舉止優雅，會合人意，身體壯健，健事事又熟練。什麼地方他是處于適順的地位，他是揚揚歡歡，什麼地方他是可以逞强的時候，他是强毅十足。總之是一個良好的伴侶，一個可愛的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